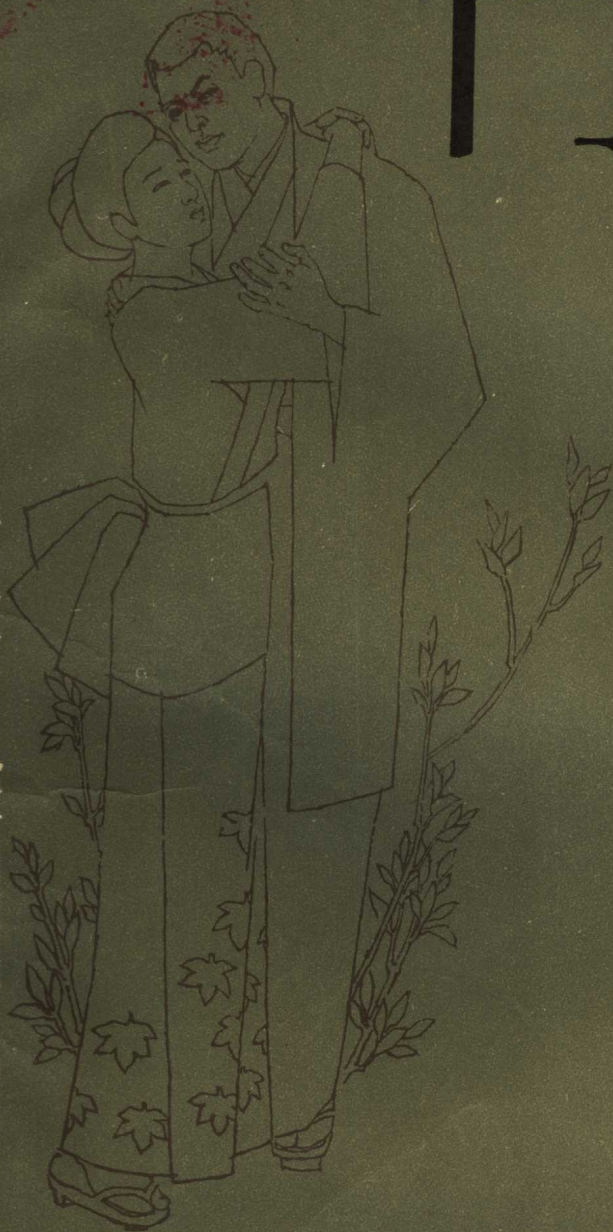


# 門下

『总之，他是一个伫立门下  
等待日落的不幸的人……』

〔日〕夏目漱石

译



# 门

〔日〕夏目漱石著 陈德文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根据《夏目漱石全集》

筑摩书房一九七九年初版翻译

〔日〕夏目漱石 著

陈 德 文 译

责任编辑：林怀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

•

198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4,000 印张：6.25 印数：1—55,500

统一书号：10109·1499 定价：0.48元

## 译者的话

中篇小说《门》是夏目漱石中期的重要作品，写于一九一〇年，同作者前两年完成的《三四郎》和《从此以后》合称三部曲。这三部小说的主人公和故事情节虽然各不相同，但在主题思想上都有着一定的联系，反映了作家探求社会和人生的一段进程。

《门》描写了野中宗助和妻子阿米背负着道德上的痛苦，经过一个时期的颠沛流离之后，来到东京，寄居在山崖下一座不见阳光的日子里，过着寂寥、暗淡的日子。不幸的过去，在他们心里投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冷酷的现实使这对夫妇几乎失掉了生活的勇气。他们揆弃了这个社会，同时也为这个社会所揆弃。作品从头至尾，以夫妇婚后生活为轴心，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内心的苦恼和空虚。他们时刻承受着良心的苛责，把来自生活中的一切不幸都看作是命运的无情报复。来到东京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宗助做了一名职员，然而暂时安定的生活并未能给他们的精神增添什么亮色。宗助一方面对黑暗的现实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又放弃了对一切理想的追求，甘心忍受生活的煎熬。夫妇唯一担心的是官府的人事变动会不会使宗助再度陷入失业。在得知丈夫不但没有被裁撤，反而增加了薪水之后，妻子阿米喜出望外，高兴地煮了红小豆饭表示祝贺。作者这段别具匠心的描写，感情深沉，力透纸背，

读后令人怆然泪下。

《门》出现于明治维新后资产阶级的统治日渐稳固的时期。当时，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受到了残酷的镇压，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所谓“大逆事件”。面对着强大的黑暗势力，夏目漱石抛弃了过去那种冷眼旁观的立场，用峭拔而凝重的笔触，对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塑造了精神上倍受摧残和折磨的小人物的形象，闪烁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光芒。应当说，作家的这种努力是可贵的，也获得了初步的成功。近代文学史上同夏目漱石等人相对垒的自然主义派别的作家正宗白鸟，曾经这样评价《门》：

“《门》是一部杰作。它不是象《从此以后》那样通篇充满着说教的小说；也不是象《虞美人草》那样辞藻华丽，读了令人发腻的小说。在这部作品里，漱石脱去了盛装华服，换上了平民粗衣，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世俗故事。……”（正宗白鸟《文坛人物评论》）

小说《门》的创作，反映了作家精神的苦闷与动摇。作者对黑暗的现实极度憎恶，当他跳入现实中，企图解剖它、改造它的时候，又感到无能为力了。这种矛盾的心理，给作品涂上一层阴郁的底色，使整篇小说充满了悲凉而哀婉的情味。作品结尾描写的是春天的景象，霜雪消融，黄莺鸣啭，但季节的变化并未给主人公带来光明和希望。当阿米欣喜地告诉丈夫春天已经来临时，宗助意味深长地回答：冬天很快还会来的。一句话流露出他对那个社会的惊恐和警惕的心理。

作者在小说中借主人公的遭遇以自况，他写道：“他

不是一个能走进这门的人。他也不是一个不进门就可以安心的人。总之，他是一个伫立门下，等待日落的不幸的人。”这些话充分反映了夏目漱石对那个时代抱有的忿懣和绝望的情绪。

陈德文

1982年4月28日于南京

—

宗助从刚才起就把座垫拿到廊缘边来，舒舒服服地坐在太阳地里。不一会，他扔下手里的杂志，一下子躺倒了。这是个好天气，秋日的太阳和煦地照射着。行人来来往往，宁静的大街上可以听见响亮的木屐声。他枕着胳膊，顺着屋檐向上望。晴朗的天空，一碧如洗。那空间和自己躺着的狭窄的廊缘相比，显得浩渺无垠。在这个难得的星期天里，即使象这样悠闲地仰望一下高空，心情也大不一样。他蹙起眉头，看了看那明晃晃的太阳，感到有些目眩，于是又咕噜地打了个滚儿，把脸转向格子门。妻在格子门里做针线活儿。

“喂，今儿是个好天哪。”他开了口。

“嗯。”妻只是应了一声。宗助也不想再说什么，就此沉默了。

“不去散散步吗？”过一会儿，妻子发话了。宗助也只是含含糊糊地“嗯”了一下，权作回答。

过了两三分钟，妻把脸贴在门玻璃上，看了看躺在廊缘上的丈夫。她看到丈夫屈着两膝蜷成一团，象只大虾米，不知在想什么。宗助两手紧紧抱着头，乌黑的脑袋露在外面，脸却夹在两只膀子中间，一点也看不见。

“你睡在那个地方，要伤风的呀。”妻提醒他。

妻子的话时而象东京口音，时而又象不象东京口音，带

有现代女学生共同具有的语调。

“没睡着，不要紧的。”宗助眨眨巴夹在两只胳膊中间的大眼睛，轻声回答。

此后又恢复了平静。外面走过的胶轮人力车的铃声响过两三次之后，远处便传来了报时的鸡啼。阳光透过那件崭新的机织棉布衫，照在他的脊背上。他一边贪婪地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融融暖意，一边若无其事地听着外面的动静。忽然，他想起了什么，隔着格子门招呼妻子。

“阿米，‘近来’的‘近’字怎么写的？”

妻既没有显出特别惊奇的样子，也没有象一般的年轻女子那样发出吃吃的笑声。

“不就是‘近江’<sup>①</sup>的‘近’字吗？”

“‘近江’的‘近’字我也不会写。”

妻把关得严严实实的格子门拉开一半，向门外伸出一把长尺，用尺子尖在廊缘上写给丈夫看。

“就是这样的。”写完，尺子尖依然停在原地，她仰头望着澄澈的天空出神。

“果然这么写。”宗助也不瞧妻子一眼。看来他不象是开玩笑，所以没有发笑。

“天气真好啊！”妻再也不记挂什么“近”不“近”的了，她自言自语地说着，就那样敞着门又开始做起针线活儿来。

“字这种东西真够怪的。”宗助稍稍抬起被胳膊夹住的头，看看妻子的脸说。

“为什么？”

<sup>①</sup>古代国名，今滋贺县。



“你问为什么？不管多么容易的字，有时一下子就想不起来了，你说怪不怪？前些日子，我被‘今日’的‘今’伤透了脑筋。我把它写在纸上，端详了老半天，总觉得不对劲儿，越瞧越不象‘今’字。你可有过这种事儿？”

“没的事。”

“只是我才有吗？”宗助用手拍了拍脑袋。

“你好象有些反常。”

“也许就是神经衰弱造成的吧？”

“可不嘛。”妻望着丈夫的脸说。

这时，宗助站起身来，飞也似地跨过针线箱和线头儿，打开茶室的隔扇。这里面就是客厅，南面一带被大门阻塞起来。宗助刚从太阳地里闯进来，对面的格子门映在眼里，有些寒森森的。拉开格子门，紧贴屋檐的是倾斜的山崖，从廊缘脚下高高耸起。早晨，这里不太容易见到太阳的影子。山崖上长着青草，整个坡面没有铺一块石板，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坍塌下来。然而奇怪的是，听说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危险。所以房产主听之任之，一直没有过问。有一位“万事通”老头子，在这条街住了二十多年，他曾经在厨房门口特地讲起这件事。据说从前这里是一片竹林，后来开山时毁掉了。但竹根仍然埋在山坡里，把泥土凝结得很紧，才不至于塌落下来。当时宗助反问过他，要是竹根还留在土里，为什么没有长出新的竹林呢？老头子回答说竹林一旦遭到砍伐，就不大容易长起来了。可山崖却不要紧，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会崩塌的……。老头似乎在自己辩护，说到这里，他颇有自信地回去了。

入秋以后，山崖上没有什么别致的景色。青草渐渐失去了清香，乱蓬蓬地缠绕在一起。红蓼花和常春藤之类风流一时的植物，再也看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过去残留下来的斑竹<sup>①</sup>，中间两棵，上面三棵，挺然而立。竹皮有些发黄，阳光映在枝干上。从屋内探出头来看到这番情景，会感到土坡上正凝聚着和暖的秋意。平时，宗助一大早出门，下午四点以后才回家，他很少有机会在这阳光普照的时刻，眺望一下山崖上的风景。他从昏黑的厕所里出来，趁用水勺洗手的当儿，猛然抬头望望屋檐外面，这才记起有关竹子的事情。生长在竹梢上的稀零零的叶子，看上去象和尚头。竹叶经秋天的阳光一晒，沉寂地耷拉下来，许多竹叶静静地贴在一起，纹丝不动。

宗助关上格子门，回到客厅，坐在桌子前面。说它是客厅，是因为也在这里待客。实际上叫起居室或书斋更妥当一些。北边是壁龛，里面也居然装着一幅奇异的立轴，前头摆着一个粗劣的红褐色花盆。拉窗上面没有悬挂匾额什么的，只露出两个光闪闪的黄铜挂钩。另外，室内还有一个镶着玻璃的书橱，然而里头并没有放什么象样的比较豪华的东西。

宗助拉开带有金属鼻子的抽斗，胡乱地翻了一通，什么也没有找到，又“眶唧”一声关上了。接着，他打开砚台盖子，开始写信。写好之后封起来，又想了想。

“喂，佐伯家住在中六道街门牌多少号来着？”他冲着隔扇问妻子。

<sup>①</sup>原文作“孟宗竹”，系原产我国江南的大型竹子，竹皮上有紫褐色斑纹。

“不是二十五号吗？”妻回答。宗助刚写好地址，她又说道：“写信中什么用，要亲自跑一趟好好讲讲才行呀。”

“好吧，先发一封信试试，实在不行我再去。”宗助打定了主意。他看妻子没有再说什么，又叮问了一句，“哎，你说这样成吗？”

妻子看来不好不同意，她不再开口。宗助拿起信，立即出了客厅来到门口。妻子一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就站了起来，从茶室的廊子上也走到了门口。

“出去散散步就来。”

“你去吧。”妻微笑着回答。

过了半个钟头光景，格子门“哗啦”打开了。阿米停下手里的针线，从廊子上走到门口张望。回来的不是宗助，而是头戴高中制服帽的弟弟小六。他披着一件长长的黑呢子斗篷，里面的大褂只露出五、六寸长的衣襟。他一边解开纽扣一边说：

“好热。”

“你也太过份啦，这种天气穿这么多衣服。”

“我想，天黑了会冷的。”小六辩解着。他跟着嫂子来到茶室，看到了正在缝制的衣服。

“手工还是那么细。”他说着，盘腿坐在长火盆前。

嫂嫂把针线推到屋角里，走到小六面前，把茶壶解下来，又添了几块木炭。

“茶我已经喝够啦。”小六说。

“你讨厌？”阿米操着女学生的口气，“那好，吃点心吧。”她说笑着笑了。

“有吗？”小六问。

“不，没有。”阿米老老实实在地回答。她好象又想起了什么，“请等一等，说不定还有呢。”她站起来，顺势推开旁边的木炭筐子，打开了壁橱。小六冲着她的背影，仔细端详着那被里面的腰带高高顶起的部分。老大一会了，不知她在找些什么。

“好啦，我不吃点心啦，还是告诉我哥哥到什么地方去了吧。”小六说。

“哥哥刚刚出去。”阿米没有回头，她仍在壁橱里寻找东西。不一会，她“哐啷”关上了橱门。

“糟啦，不知什么时候叫哥哥吃光啦。”她说罢又回到长火盆旁边来。

“晚上我在这儿吃饭。”

“嗯，我准备。”

看看挂钟，已经快四点了。阿米计算着时间：四点，五点，六点。小六默默地望着嫂嫂的脸。实际上，他对嫂嫂的招待并不感兴趣。

“嫂子，哥哥到佐伯家去了吗？”他问。

“前一阵子老说要去的，可哥哥他早出晚归，一回来就直喊累，连个澡都懒得去洗。我也不好太难为他呀。”

“哥哥肯定忙得够呛。不过，我那件事办不成总感到心神不定，学习也安不下心来。”小六说着抄起黄铜火筷子，在火盆的炭灰里一个劲儿地写着什么。阿米盯着晃动着火筷子尖儿瞧。

“他刚才发了信啦。”她安慰小六。

“都说了些什么？”

“我没有看，不过肯定是为了那件事儿。等哥哥回来你问问看，保准没错儿。”

“要是发了信，看来只能是为了那件事了。”

“嗯，是真的，哥哥刚才是拿着信出去发的。”

嫂嫂一味解释着，安慰小六。可他并不想听下去。他想，哥哥要是有闲空儿散步，用不着写信，亲自跑一趟岂不更好？他有些心烦意乱，随即来到客厅，从书橱里取出一本红皮西洋书，一页一页地翻看着。

## 二

一心无挂的宗助，拐过街角，在一家商店里买了邮票和一盒“敷岛”牌香烟，把信发了出去。就这样按原路回家总感到有些不足，于是他叼着一支香烟，让烟雾不断地飘散到秋天的空气里，晃晃悠悠地散起步来。不知不觉走了好远一段路。这时在他头脑里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东京就是这样的地方啊！他姑且把这种印象当作今天星期日的收获，回家去睡上一觉。他一年到头呼吸着东京的空气过日子，每天乘电车到机关上下班，一来一往两次经过热闹的街市。然而，由于身体和精神都很紧张，总是心不在焉地一闪而过，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繁华的城市里。本来，平时忙得晕头转向，哪有心想这些。碰到七天一次的休息，心情就宽松一阵子。相比之下，平常的生活就更显得紧张难熬。自己毕竟是住在东京城里，当他想

起自己尚未看到东京是什么模样的时候，心里总有些寂寥之感。

每当这种时候，他就象忽然醒悟了似的跑到街上去。有时怀里只要揣着些钱，就很想尽情地畅游一番。可是这种寂寥的心情，还不具备足以驱使他走入极端的强大力量。所以，当他向着自己既定的目标急驰之前，又感到这样太冒失而随即作罢。他的钱包虽说总是胀鼓鼓的，但从数目上看却不至于使自己轻举妄动。他懒得去动脑筋，还是揣着手信步回家心情更舒畅一些。宗助的寂寥之感，也只是在他出外散步或逛逛劝业场时才强烈地表现出来，等这时候一过，直到下个礼拜天之前，他又可以找到种种慰藉了。

今天，宗助一横心又乘上电车。这个星期日虽然是好天气，但乘客比往常要少，这使他的心情格外舒畅。车上的人神色恬静，个个都显出泰然自若的样子。宗助坐下来，想起自己每天早晨挤车抢座位，到丸之内<sup>①</sup>方向去上班的情景。没有比早晨高峰时那些乘客更叫人扫兴的了。他即使抓住了吊环，或坐到天鹅绒椅子上，心中也从未泛起过人与人之间的温暖的情意。这种事，他经历得太多了。就象是和一些机器人膝靠膝、肩挨肩地坐在一起一样，到了目的地突然下车了事。前面有一位老太太，把嘴凑到八岁光景的孙女的耳边，正在说着什么。旁边有位三十上下的商家妇女模样的人，亲切地询问着那女孩的年龄和名字。宗助看到这些，心里仿佛感觉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sup>①</sup>东京都千代田区皇居东侧的繁华街市。

头顶上的木框里挂满了广告。宗助平生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东西。他若无其事地读了第一张广告。这是一家搬运公司，上面写着“承办迁居业务，迅速可靠”。接着，在写有“希望经济实惠者；喜欢清洁卫生者；要求安全保险者”三行字后面，又写着“请使用瓦斯灶”的字样，还附有一幅画，上面画了一只点着火的瓦斯灶。第三张广告上写着：“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杰作——《千古之雪》，当代打斗喜剧，由小辰大一剧团演出。”大红纸上几乎被这些白字涂满了。

宗助花了十几分钟时间，把所有的广告仔细读了两三遍。他没有什么地方好去，也没有什么东西好买，只有这些广告清晰地映在自己的头脑里，而且有时间一一阅读，了解了其中的全部内容。这种闲情逸致确实使宗助得到不少满足。在他的生活之中，只有这么一点余裕可以夸示于人，除了星期天，他平日再也找不到一点消闲的工夫了。

宗助在骏河台下车站下了电车。他一下来就看到右边玻璃窗里摆着漂亮的西洋书籍。宗助站在窗前凝望了好大一会儿，那些红、蓝和绘有图案、花纹的书皮上，印着鲜艳的烫金文字。书名的含义他当然明白，但宗助并不想拿起来翻看里面的内容。他丝毫没有这样的好奇心。每当经过书店就想进去看看，一走进去就要买上几本，这已经是宗助很久以前的生活习惯了。有一本叫做《History of Gambling》（《博奕史》）的，装帧非常美观，被摆在橱窗的最中央。不过，这本书也只是给他的头脑里增加了几分新奇感罢了。

宗助微笑着穿过熙来攘往的大街，接着就进入对面的

钟表店看了看。几只金表的金锁排列着，漂亮的颜色和款式引起了他的注目，但并没有勾起他购买的欲望。然而他却一一看了用丝线吊着的价格标签，又同实物比较了一下。他为金表的价格如此便宜而感到惊讶。

他又在阳伞店前停留了片刻。在出售西洋杂货的小店，他看到了悬挂在礼帽旁边的领带，比自己平日佩戴的那副要好看得多。他非常喜欢，想问问价钱。刚刚走进店门，忽然想到从明天起就佩戴这种领带上班，实在太无聊了。于是，他无心打开钱包，便急匆匆退了出来。宗助又来到服装店，站着看了好一会儿。什么“鹌鹑绸”啦，“高贵纺”啦，“清凌缎”啦，名目繁多，都是迄今为止没有听到过的，宗助记住了好多。在一家名叫“京都新式衣领商店”的门前，他挨过去，帽檐儿几乎触到了玻璃窗户。他对着那些绣得十分精巧的女式罩领瞧了老半天，里面有适合妻子穿戴的上等品。宗助刚想给阿米买一件，可一转念，觉得这应当是五、六年以前干的事，于是，一个美好的念头又随即打消了。宗助苦笑着离开玻璃窗，一直走了大半条街，觉得有些懊丧。宗助再也无心注意大街上的行人和商店了。

这时，他猛然间看到街角有一家大期刊店，门前张贴着新杂志出版的广告。有的用纸写好贴在梯子形的细长的木格子上；有的直接用颜料写在涂漆的木板上。宗助细细读了，作者的名字和书名虽然在报纸上看见过，但这次又感到特别新奇。

街角的背阴地里，一个戴着黑色高帽子的三十光景的男人，自由自在地盘腿坐在地上，一边高叫：“这是孩子



们最好的玩具。”一边使劲往大气球里吹气。气球胀大了，肚子象个弥勒佛，然后用笔墨在适当的地方画上眼睛和嘴巴。宗助看了非常佩服。加上一吹足气，气球老是不瘪，而且屁股能自由地坐在人的指尖或手掌上。要是用牙签般的细木棒朝屁股眼里一捅，它就扑地一声收缩起来。

来往行人匆匆忙忙打这里经过，谁也顾不得停下脚步看一眼。戴高帽子的汉子冷清清地只身打坐在闹市的一隅，他似乎没有感觉到周围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一边喊着：“孩子们最好的礼物啊！”一边向大肚子气球里吹气。宗助花一分五厘钱买了一个气球，叫那汉子弄瘪了以后，装进袖筒。他想找一家干净的理发店理发，东找西找也没有一家干净的，看看时间不早了，就又乘上电车返回家门。

宗助在电车终点站下了车，把车票交给了司机。这时，天空已经失去了光明，湿漉漉的马路上一片昏暗。刚要下车时，他一握铁柱子，顿时感到一阵寒冷。一起下车的乘客四散开去，各自急匆匆地走了。他向街口一望，左右人家的房檐和屋顶上飘起灰白色的烟雾，在大气中浮动。宗助也朝那树木丛生的方向快速移动着脚步。今天这个晴朗而令人舒适的星期日已经过去了。他想到这儿，心里又泛起几分难以捉摸的寂寞之情。从明天开始又要照例上班干活了，今儿这个半天多么值得珍惜啊！剩下六天半的毫无生趣的生活，又是多么使人乏味。走着走着，眼前又浮现出那间窗子少、光线暗的大房间里的摆设以及同事们的脸孔，浮现出上司呼叫他“野中先生，请来一下”的那副神情。